



冯积岐 著

冯积岐作品集

敲门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他是继贾平凹、陈忠实之后，陕籍作家又一领军人物
他被誉为“下一位引发世界瞩目的中国作家”
他就是——冯积岐

贫穷、压抑、卑微与屈辱中挣扎的农村人
如何才能敲开富足、尊严、幸福的大门……



冯积岐 著

冯积岐作品集

敲门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敲门 / 冯积岐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4

(冯积岐作品集)

ISBN 978-7-5039-5566-2

I. ①敲…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47921号

敲门

(冯积岐作品集)

著 者 冯积岐

责任编辑 陶 玮

封面设计 玲 子

版式设计 姚雪媛 马夕雯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160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039-5566-2

定 价 25.00元

出版说明

第一次注意到冯积岐的名字，还是在凤凰网读书频道的连载栏目中。当时，在连续数月的连载书目中，《村子》的名字一直赫然在目，给人印象深刻。虽然当时没有仔细阅读小说文本，但作者的名字却是记下了。后来，承蒙《文艺研究》主编方宁兄的介绍，冯积岐的新作《非常时期》被推荐到文化艺术出版社时，“冯积岐”已不是陌生的名字了。《非常时期》在2013年初出版，这已是他的第九部长篇小说了。

其实，身为陕西作协副主席的冯积岐早已不是文坛的新人。这位西北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是一位勤勉的耕耘者。三十年来，不论流行的风气如何变化，也不管外界对他的作品如何评价，冯积岐一直守着自己的信念，执着地前行着，犹如一头饱经沧桑的黄牛。从1983年第一篇短篇小说问世以来，三十年笔耕不辍，迄今已经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作品，除了九部长篇小说以外，他还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结构精巧，语言特色鲜明，在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为作者在圈内博得了“短篇王”的美誉。

在作品的风格上，冯积岐的创作与柳青、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众多陕西作家的创作有着天然的血缘相似，他凭借深

刻的生活体验，以浓烈的感情色彩和朴实的叙述语言，勾勒出一幅幅描绘关中风情的世俗画卷，浓墨重彩、撼人心魄。

冯积岐对自己的创作要求甚高，“不仅写时代的变迁史，主要写人物的心灵史，写出人性的复杂性、变化性；写人的文化心理”。然而，特殊的经历以及随之而形成的心理个性，使得冯积岐的作品往往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凝重和灰色。他的小说中，几乎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做凤山县松陵村的地方，这是一个虚构的乡村世界，也是作者试图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焦虑、困惑、不安和迷茫的平台。通过“松陵村”形形色色人物的纠葛和挣扎，在荒诞与暴力叙述中揭示人生的无奈和人性的弱点，读来常常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和纠结。著名作家陈忠实曾经赞扬冯积岐“以执拗的个性和已具备的强大的思想，勇敢地直面乡村社会，以几近完美的艺术表述，把自己独特的乡村社会的体验呈现给我们，让我不仅认知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层裂变，也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资信赖的参照”。

对于冯积岐的创作成就和作品的水平，业内早已有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从世俗的标准看，冯积岐似乎并不出名，他的作品也没有引起市场充分的关注。这种名实不副的现象伴随着冯积岐在创作道路上的执着而显得日益突出，以致现象本身也都成为人们研究的课题。对此，作者自己也毫不掩饰内心的沮丧：“我有时感到很凄凉，有一种惨败感，就像匈牙利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凯尔泰斯所说：这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我渴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做不到。”熟悉中外文学史的读者，对于这样的喟叹应该是并不陌生。在一个浮躁和迷茫的时代，

冯积岐的挫败感多少带有几分宿命的味道。

不过，有些东西的价值，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此次，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的“冯积岐作品集”（第一辑）集中收录了冯积岐的八部长篇小说，这里面包括已负盛名的《村子》《遍地温柔》，也包括颇有争议的《沉默的季节》《粉碎》。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冯积岐用他的情感和心血营造出的艺术世界，也集中显示了冯积岐“写时代的变迁史、写人物的心灵史”的艺术追求。这些作品的集中展示，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认识冯积岐，了解这位西北作家独具面目的文学成就，也试图对冯积岐文学创作的价值作出一种新的定位和诠释。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年4月

自序

冯积岐

我是1983年在《延河》杂志第五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续绳》的。手中的这支笔如同卡夫卡笔下的那只能飞的“桶”，我骑着它不知不觉把三十年的时光耗尽了。一个满头乌发、步健神奕的小伙子被文字排列组合成弯腰曲背、满脸皱纹的半老头子了。为此，我并不遗憾，因为我的身后有用自己的文字砌起来的一级一级的台阶，台阶上坐着的有紧张、不安、焦虑和痛苦，也有短暂的安慰、欣慰、幸运和愉快。我不止一次地、由衷地喟叹过，我是一个惨败者。这种很悲观的情绪影子一般伴随了我大半生。令我自豪的是，我将自己的健康、激情、尊严，乃至生命中最灿烂的部分付给了我追求的文学事业；令我自豪的是，我和我笔下的各色人等生活了三十年，他们有各自的面目，各自的性格，各自的神态。

我的全部愿望就是：用自己的一支笔把人物固定在纸上，等我死去之后，我的人物还活在读者心中，那时候，我的灵魂也能安宁了。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艺术探索是一件艰难而又需要拿出勇气的事情。跟在别人后面走固然轻松，但留下的脚印如同枯枝败叶，风一吹，就没有了。我的小说从一开初就没有固定在一

个模式上。也许，读者从我结集的作品中能看出其中的变化和差异。

十年前，我就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结集出版。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这里结集的作品不仅记录了我的创作历程，也同时记录着我的情感历程、生活历程和生命历程。结集出版作品，无疑是对自己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我毫不脸红地承认，自己成熟的过程也是对原始的冲动削减的过程，是自己的勇气被功利掩埋的过程。因此，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一生都要对自己有所警惕。

就结集的文字来说不算少了。可是，面对浩瀚的世界文学，面对诸多的文学大师，我真的缺少成就感。我只能无奈地说，我这样写了，我这样写过，而且，还将继续写下去。

在此，我真诚地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为我编辑这部文集的朋友们。没有他们的慧眼和劳动，我的作品就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与读者见面。

癸巳年春于西安

目 录

1 A1

马小兵和他在一起时不仅神色诡谲，看他时，目光直直地射过来，细眯眯的眼睛含着不可掩饰的得意，也含着和成年人一样老辣的蔑视。

15 B1

瘸子！瘸子！同学们这么一喊，他才猛然意识到，这喊叫声比父亲的鞭子还厉害，鞭子抽打的是他稚嫩的肉体，而这喊叫抽打的是他幼小的心灵。

31 A2

丁小春站在院子里看着破旧的家园，心头酸楚；家园张大了贫穷的眼睛盯着他，那贫穷的目光有意识地摒弃了激情，把干巴

巴的缺少希望的前景向他的头脑里塞。

51 B2

在入党志愿书上，他将丁石头换成了丁解放。他要以丁解放——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在松陵村，他要让人们忘记往昔的那个丁石头，记住这个丁解放。

65 A3

一经父亲提醒，丁小春被那个“钱”字吓住了，那个“钱”字仿佛张开了翅膀，用庞大的乌黑的翅膀在他的头顶扇动，他的天空阴云密布，不见一线阳光。

85 B3

初春的月亮冰凉而苍白。月光像当时流行的语录歌一样，用具有时代特征的意味，罩住了戏台下面的庄稼人。

105 A4

她站起来，用纸巾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注视着柜台外面的丁小春，不无讥讽地说，人格？你的人格能抵押多少钱？一千还是两千？

121 B4

丁解放站在办公室内，凝视着那张领袖像，

他满脸的虔诚和尊敬，脸上掠过一丝浅浅的内疚，似乎是他自己对不起伟大领袖。

135 A5

他知道他走在别人的道路上，走在别人的城市里。进城第一天他就觉得，农民的儿子在城市里走路都很困难，不要说在这里生活了，他对城市的第一感觉就不一样。

153 B5

马巧霞在艰难地呻吟，松陵村在艰难地呻吟，整个世界仿佛也在艰难地呻吟——几天以来，不出太阳，乌云密布，天光昏暗。

167 A6

丁小青以为，只要出卖力气就可以挣到钱，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对哥哥抱着希望。而今天，当丁小青被背进家门时已成为一个废人了。

193 B6

安葬那八个人那天，他去了，他从庄稼人的目光里领略到的不只是愤怒，还有不信赖。

207 A7

从未呻吟过一声的父亲那天晚上的呻吟像黄连一样苦，钻人心肺，寒彻骨髓。母亲被父亲的呻吟吓住了，她问父亲怎么样，父亲说疼，胸疼，脊背疼，肚子疼。父亲的手在身上乱指，似乎浑身没有一块好地方。

227 B7

他不再参加分田到户的任何会议，他站在街道上破口大骂工作组是社会主义的败家子，是贫下中农的敌人。可是，没人答理他，他一个人根本挡不住汹涌而来的改革浪潮。

241 A8

母亲搂着女儿十分痛苦地呻吟了一声。随之，整个房间整个院子也跟着呻吟，大地也跟着呻吟。母亲的呻吟太凄苦了太悲惨了。

273 A9

史曼老师的到来，使他兴奋不已，她带来的不只是问候和关切，她给这个家带来了鲜活的气息，她再一次将他心中的某个地方点亮了，他的眼前头是她的笑脸，是她那双漂亮的眼睛。

马小兵和他在一起时不仅神色诡谲，看他时，目光直直地射过来，细眯眯的眼睛含着不可掩饰的得意，也含着和成年人一样老辣的蔑视。

假如没有那条蛇就好了。一条蛇竟然将全家人都惹动了。

那条蛇是丁小丽第一个看见的。她急促地喊了一声：长虫！她的喊声带着怪味，特别尖利，仿佛手指甲在还未成熟的玉米颗粒上狠劲地一掐，像羊奶一样的玉米浆猛然射上来，歪歪扭扭地喷溅在人的脸上了。母亲第一个从房间里跑出来，门槛绊了她一下，她才钩上了趿拉着的布鞋。还没走下房檐台阶，母亲就迫不及待地叫道：小丽！小丽！小丽跑过来，抱住了母亲的腰。母亲问女儿：长虫在哪搭？小丽头也没回，说在墙根底下。丁小春和弟弟丁小青从母亲和妹妹跟前走过去，他们只向前走了两步，不约而同地站住了，不约而同地伸长了脖子，只见东边的土墙下趴着一条菜色的蛇，有镰把那么粗。早饭后温和的阳光照在那条绿得很饱满的蛇身上，刹那间，那条蛇成为院子里最光彩最精彩最可怕最危险的一部分，那几堵安分守己的土墙以及呈现着受苦形状的厦房和静静地立在院子里的铁锨、镢头等农具，包括所有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东西都因为那条蛇而变得黯淡无光。那条蛇如同歌声一般嘹亮，仿佛闪电一样刺入眼目。全家人用目光将那条蛇锁定了：它伸长了躯体很乖觉地贴住墙根，像一根端直的木棍，但比木棍还安静。

在丁小丽的眼里，那条一动也不动的蛇就是点着的导火线，而蛇的脑袋，就是雷管。对蛇的害怕远远大于爆炸所产生的威力。她对蛇的恐惧来自内心深处，尽管她还是少女，这恐惧仿

佛是与生俱来的，在心里扎下了根。她曾经在睡梦里和一条蛇相遇过。梦中的蛇比她见到的这条蛇凶猛多了，梦中的蛇通体发黑，双眼放光，它破门而入，不声不响，用光滑的身体缠住她，蛇头像木匠的钻子一样向她的身体里面钻，她疼痛难耐，向母亲求救。母亲只是在喘息，并没有来救她。她抬头看时，只见母亲身上也缠了一条蛇，母亲身上的蛇和她身上的蛇没有两样，也是那种黑乌梢蛇。那条蛇如同绳索一样在母亲的身上勒，勒得母亲痛苦地呻吟。母亲也需要人救助。她尖锐地呼叫：快来救我们！她把自己喊醒了。母亲伸出右手一摸，她浑身是汗。母亲问她是咋回事，她只说了一声长虫，就放声而哭。她哭着给母亲说，她梦见蛇把她和母亲缠住了。那一年她只有八岁。那是冬天的一个夜晚，黑暗像烂棉絮一样将破旧的厦房塞得严严实实的，只有窗户纸上透进来的微弱的亮光表示，他们一家睡在房间里而不是躺在坟墓中。寒冷的空气中仿佛注入了蛇一样紧张的味道，女儿偎在母亲胸前带着满脸泪痕很快地睡着了，母亲却久久不能入睡，那条蛇仿佛一把火把母亲的意识点亮了。母亲听她的母亲说过，梦见蛇并不是凶兆，女人梦见蛇必定生儿子。为什么她在生小春和小青之前没有梦见过蛇呢？蛇为什么要和儿子连在一起？儿子又和什么连在一起呢？虽然母亲一年里也难得见到几次蛇，可是，她一想起那条光溜溜的蛇就害怕，也许比女儿更害怕。她不由得将女儿搂紧了。

墙根下的蛇抬起了头，环顾着四周。丁小丽长吸了一口气，紧紧地抱住了母亲。母亲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安慰她：不要害怕，你不惹它，它不伤你。母亲心里明白，这条看似很绵软的

蛇，毒性很大，它一旦伤了人，得救的几率很小。丁小春看得出，以往胆气很足的母亲在蛇面前有了几分畏怯，她的目光游移不定，正在一寸一寸地缩短；空气里仿佛含有从她体内放射出来的惊恐不安。丁小青将扫院子的扫帚拿过来，放倒在地，抽了一根还没有手指头粗的竹子，要去挑蛇，母亲拦住了他。母亲一看，她的大儿子丁小春手中握着一把铁锹，她以为儿子要用铁锹去拍打蛇，说了一声：把锹给我。她从儿子手中要过去铁锹，她想用铁锹把蛇端起来，端到院门外去放生——这是农村人处理蛇最简单最善良的办法。母亲一步还没迈出去，丁小丽的父亲抓住女人的衣襟拽了拽，女人站住了。父亲给他的儿女们说：你们朝后站。父亲坚定不移地迈出了他那条瘸腿，一瘸一瘸地向墙根走去了。那条蛇抬起了头注视着正在向它逼近的瘸子。父亲不慌不忙，毫无惧色，一直向蛇跟前走。那条蛇显然看见有人朝它逼近，它向前溜了几寸，不知是准备和父亲搏斗，还是准备开溜。父亲从容不迫，他的一身胆气使他的女人和儿女们在刹那间对他多了几分尊敬。父亲收回来的那条瘸腿迈出了一大步，他弯下腰，手臂果断地伸出去了，就在丁小春眨眼的那一瞬间，那条蛇到了父亲的手中。父亲倒提着蛇。蛇头向上一卷，似乎想卷上来，或者试图咬父亲几口。父亲抖了两抖，蛇不再挣扎了。这样提着蛇猛抖一阵子，蛇就完了。很小的时候，瘸子就是这样处置蛇的，蛇一旦落到他手里就别想活，他或者提着蛇乱抡一通，像甩响鞭一样抡；或者掐着蛇的脖颈那儿将它活活地掐死；或者将蛇头埋在土中，把蛇憋死。他不怕蛇，蛇的毒性再大，他也不怕。他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尤其是当他受到了小伙伴的欺负之